

用鏡頭紀錄 以影像抗衡 — 訪扎鐵工潮短片《扎草根·鐵生花》的攝影與剪接師

訪問 / 張秋玉 (張)、李嘉言 (李)

受訪者 / 彩鳳 (彩)、維怡 (維)

整理 / 李嘉言

編輯 / 黃海榮、張秋玉、李嘉言

2007年發生在香港的大事，長達個多月的扎鐵工潮必然是其中之一。但是這場香港近廿年來最大型的工人運動，在大眾傳媒著力「炮製」下，報導表面化，事實也被扭曲。普羅市民只能從媒體觀看經過平面化處理後的工潮「奇觀」，攝錄機鏡頭所呈現的基層扎鐵工人，是一班堵塞街道、與警察對峙、搗亂社會秩序的滋事分子。

到場/不到場聲援者當中，有一班文化界人士和大專生，他們認為政府處理事件的方式，以及傳媒對事件的報導，都對扎鐵工人不公平和不尊重。有見及此，影行者、大專學生基層關注組和自治八樓三個組織逐步組成了「罷工攝製隊」，把原來傳媒有如置於事件**外圍**的拍攝鏡頭反過來，**從內向外**天天紀錄工潮點滴，並製成獨立短片《扎草根·鐵生花》，以呈現他們認為的真相。¹影片在第五屆香港社會運動電影節和各個不同公共空間播出，以作為對事件的另一種論述。來自自治八樓的彩鳳，她除了約有30天親身參與罷工之外，也是此片主要的攝影師，而影行者的維怡則是此片的主要剪接者。與彩鳳有了基本溝通後，維怡便依着對事件的理解剪輯出這短片。我們分別在不同時間訪問了彩鳳與維怡，以了解她們如何通過影片呈現工潮，她們又是處於甚麼位置「看」及呈現事件，以及從不同位置參與其中帶來了怎麼樣的經歷與反思。

不平則「拍」

張、李：「為何會有『罷工攝製隊』的組成？你又是何時開始進行拍攝工作？」

維：「影行者成立的最主要目是要更多人知道藝術與生活是很有關係的，表述均可造成影響，而且藝術是屬於所有人，不應只為少數人所壟斷。罷工的第三天，我們本來只打算做一個訪問，製作後放上『草根試點』的討論區讓大家討論。但那天，工人衝出(中環)馬路，警方竟上門用手銬拘捕了三位搞工會的朋友後，大家便很憤怒，覺得很不合理。當看著往後幾天的發展，我們發覺工潮對香港是重要的，是廿年來未發生過的。到底是甚麼令如此多工友離開工作崗位，團結起來，

¹短片《扎草根·鐵生花》在第五屆香港社會運動電影節免費播放，詳情可瀏覽網頁<http://smff.wordpress.com>

冒險犯難繼續罷工呢？後來彩鳳也加入攝製隊，她主動幫手拍攝，那就變成自治八樓也加入攝製隊了。」

彩：「第一次聲援工人大約在工潮的第 10 天，那天我跟噪音合作社『落去』以歌聲來聲援，但發覺工人並不認識我們的歌曲，我便想想應如何改變支持方式，並跟朋友再討論。當時我見到扎鐵商會和香港政府都把事實扭曲了，而媒體甚至將之加以抹黑，媒體根本在刻意製造工人『阻頭阻勢』的形象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工人是更不容易有發聲空間的。譬如有一天，罷工的工友在地盤被人打，傳媒卻反過來，說在地盤工作的工人被罷工的工友打傷。我作為一個不了解工人的朋友，便應該親身聆聽工人的聲音與故事，才判斷可如何參與運動。一個工潮最重要的，還是工人本身，所以應該多『落去』聆聽工人的說話，才可知道發生了甚麼事。否則，我會感到支持得太麻木。當我聽到工人們故事之初，我以香港市民的身份送上橫額——『多謝扎鐵佬，為香港市民爭取有尊嚴的工資』以作打氣。（至於拍攝開始的時間，）當時『罷工攝製隊』已有人每日以攝影機記錄事件經過，但因人手不足，所以我主動參與當中的攝錄工作，大約拍了 27 日。我覺得拍攝並非掌握一種技術那麼簡單，而是先要與他們建立關係，才能以拍攝說出他們的故事，這是很困難的。如何問問題也很重要。」

本是同「根」生

張：「您是如何開始與工友建立關係？」

彩：「這個我在文集²也有提及。最初我們一同唱歌，再開始交談。後來我在地上拾到工友四眼明所作的歌詞，便開始根據手中的歌詞追訪他們。其實我本身也是出身基層，父母都是工人出身，小時住板間房。是的，這是（造成我與工友相處，跟其他中產與工友相處）有一定分別的，可能一些中產或有錢人較難與他們相處。我反覺得與他們一起蹲著坐，一同吃飯盒，比與某些拿着刀叉在餐廳吃飯的中產更開心。這與我出身基層很有關係，所以他們對我說的事，尤其是為了生活掙錢種種，我比較容易明白，也容易跟他們稔熟起來。」

拍攝微觀 讓勞損的雙手自己說話

李：「您並非工人，只是一位聲援者，那您認為您是從甚麼角度、位置去參與此事？」

彩：「很多人會覺得這是『落去』聲援，有部份是可以這樣理解的，但這不夠全面。雖然我不是扎鐵工人，但我覺得一個工潮並非只是直接受害的朋友行出來才是工潮，不同的人也可以參與其中。當然，工友最知道情況，清楚應該爭取甚麼，因為最影響的是他們的生活、生計。但他們所爭取的，其實也是打工仔的問題，

2 見罷工工潮結集《鋼草根·扎鐵花：2007 扎鐵工潮文集》黃彩鳳編，香港：自治八樓，2007

所說的是壟斷，例如剝削工資、過長工時。其實很多工種也正面對同樣的問題，尤其是基層工人。香港在官商勾結日益嚴重，我覺得參與工潮不應該再有所謂「聲援」和扎鐵工之區別。其實大家是可以共存，大家都是其中一份子。但是，要分清楚的是，誰是主體。我不是扎鐵工，便不可蓋過他們的聲音去說些甚麼。反而，我會盡量記錄有關他們的事情，例如他們所寫的詩，他們申訴的或爭取的東西都應呈現出來，讓其他人知道，所以我的位置是工潮的其中一份子。當中尤其不應有中產、知識分子與基層之分，以為教育程度高一點，就把自己放得高高在上。我所以能接受較多的教育，正正是他們對社會的貢獻。其實他們寫的文字，很多也寫得十分好，好像洗祥便是罷工潮裡其中一位詩人。」以下是扎鐵洗祥寫的其中一首詩。

調寄李後主《虞美人》詞

減薪加時何曾了，人工又少。
酒樓昨夜互收風，成班契弟枱底打隆通。
畜牲面目應猶在，禽獸性難改。
得閑臭味又相投，眨眉眨眼原來有陰謀。

洗祥³

彩：「我原本不太懂文學，卻從他們身上學會用另一個角度欣賞文學，而這首詩亦是我最喜歡的其中一首。這首詩正正反映他的生活實況，還寫得那麼生動，更配合《虞美人》的調，真棒！」

李：「從影片中您拍下了關於工人的一些很細微、很個人的事件，如用大特寫鏡頭拍下兩位工人因工作而長期勞損以致變形的手指、手掌和手臂，這代表着您所關心的是甚麼。」

彩：「**為何我拍攝微細事物，因我覺得我『講（捕捉和呈現）』他們的手手腳腳也很重要，那正好反映他們的工作是如何辛勞，亦因為太過辛勞才會走出來爭取，否則事件會變得太口號式了。**其實社會大眾被剝削的情況也存在着差異，譬如說，清潔工友與扎鐵工友遇到的剝削情況不同，處理方式也有不同，不可把不同的工人運動一概而論。當中情形非常複雜，亦包括很多的角力；譬如工友與工友之間，工友、商會、工會之間有很多人關係、政治角力，要嘗試理解這些差異和內情才是尊重工人的基本態度。工潮當中，有為了生計而站出來的工友，也有不少資深工友，雖然拿著一千一百元日薪，工資足以糊口，但眼見自己同行領着缺乏尊嚴的低薪，也決定站出來為整個行業爭取合理工資。」

³ 歌詞內容諷刺紮鐵奸商會黑箱作業

其他詩歌可參閱《鋼草根·扎鐵花：2007 扎鐵工潮文集》，黃彩鳳編，香港：自治八樓，2007
或扎鐵網頁 <http://strikers.wordpress.com>

李：「工友都要養家，但工潮又不知何時結束，你和工友在當中的壓力很大吧！」

彩：「是的，工潮由最初過千人到最後百多人有些工友家庭壓力很大，有位工友堅持了 34 天，在沒辦法下也只好放棄罷工回去工作。工潮在第 36 天完結，但那時確實要開飯，那也沒法子，不是甚麼背棄。有些工友默默無言，每天好像只坐在那裏，沒幹過甚麼事。但正如你說，其實他們真的很辛苦，那種不知何時結束所帶來的精神壓力是很大的。這也是推動我繼續下去的原因，**當我聽得越多他們的故事，就越知道事實**。就因為聽得多，而被他們感動了，**我覺得作為一個人，被人感動了就應負一點責任，就應與他們繼續下去**。總的來說，我是從工友行動的角度『出發』紀錄事件，我所處的位置並非與工友那麼疏離。」

李：「維怡你負責剪接，從錄像片段『觀看』事件，位置和角度自然與在場的彩鳳有不同嗎？」

誰的角度 剪接親疏關係

維：「我每天都有 3 至 5 小時**透過彩鳳他們攝錄的影帶跟進事件發展，但我不在現場**，那變成我可從另一個位置、另一個地方，去『看』整件事的過程。從我這個角度能『看』得到好些工潮組織上的問題，於是我便跟在場工人提出不同觀點和建議。久而久之，大家的關係好像演變成一種暗戀狀態：我天天通過鏡頭看著同一班工友，而訪問都會集中在幾位肯『講（面對鏡頭）』的工友身上，讓我變得很緊張他們。但當大家有機會真正見面時，其實他們都不認識我。」

李：「因為他們不知道你在一直『看』他們……」

維：「**人與人之間的『親』與『疏』，這關係很奇怪**，不知如何處理。我很緊張他們的現況，但又好像不應太親熱，因為事實上不認識，太親熱會讓人很尷尬。我很想追問是甚麼令他們站出來呢？社會上那麼多人受壓迫，如清潔工、保安，為何最終是扎鐵工人走出來？但那或許不是影片想問的問題吧！**我反而感覺到，由始至終，工友與其他朋友之間，包括我在內，有一種有趣的 gap(空隙)，不是個人的，而是集體的階層間的差異**。大家可以聽他們『講』，但事實上並沒有對話，這也是我想在片中表達的。我想說的是，他們是團結的，但他們之間也有一個 gap。我們都 並不了解扎鐵工的生活，希望日後若有人願意，可跟進他們的現實生活情況。」

李：「片中出現了兩次『仗義每當屠狗輩，負心常為讀書人』，這是否代表了您對基層與讀書人的看法？」

維：「我用懺悔的態度剪接：工友罵讀書人的鏡頭我照剪，讀書人『傻吓傻吓』的鏡頭也一樣剪。不過影片並不是個人的，因它是一件事件的紀錄。片中每個人說話的是他自己，但也不完全是他自己，因他們都是為了一個整體而說的，很多工友個人的獨特性沒有表現出來，其實不夠好。當然我有我的立場，但它是為工友紀錄的短片，也為向社會交待而剪的，因除了主流媒體外，這次工潮可能只有我們作紀錄，所以我們要考慮對觀眾和工友的影響，這亦影響了剪片的取捨。」

階級和種族 增加工潮複雜性

李：「在片中除了華人的工友參加外，還有一班尼泊爾工友，他們都是工潮的一份子，但因種族差異，他們成為組織中位處最邊緣的一群，成為工人階級細分下的最底層。在談判中，他們沒有參與的份兒，而到最後，雖然他們的工時與本地工人一樣縮短每天 15 分鐘，但工資仍比本地工人低得多。其實大家還會否為尼泊爾工友繼續爭取同工同酬？」

彩：「在工潮之初，大家有曾爭取同工同酬的，大部份中國籍工人也替他們不值。我想說的是，他們之間相處融合，言語不通雖帶來一定程度的溝通困難，但他們會互相『請煙』⁴和用身體語言輔助。他們相處之間沒有種族歧視，但是工會也沒有專為他們定立底線以爭取甚麼。」

利用自身知識 出奇制勝

李：「作為旁觀者，我會想，如果沒有職工盟或你們的介入，工人會因為教育水平的問題，而較難有策略地組織起來而有今天的結果，總覺得這個世界有『知識』才有權力、有力量。你對事件中呈現的知識、權力的看法又如何？」

彩：「我覺得未必如此，當然我不會抹煞所有聲援朋友的力量，但並不可一面倒地這樣說。如果『知識就是力量』，那『知識』應包括更廣闊的意思，就像扎鐵工種的種種『知識』，是行外人所不認識的。而這次工潮的開始也是由一班工人的『蛇頭』和工友自發地組織的，有了幾百位工友帶頭，後來才会有其他人加入。工友們其實有自己的策略，而不是其他人的構思，有很多行動都是他們自行『諗過度過』的，如他們在早上到香港各大地盤呼籲工人加入罷，即『掃場』行動，就是他們自己構思出來的策略，並不是組織者的點子。這正正是因為工友清楚同行到地盤上班的時間，於是他們便有組織地、自發地在清晨約五時出發，六時左右到達地盤向工人呼籲罷工。這些策略實在『好勁』，是你和我也未必想得到的。這不是一般工潮會採用的方式，就因為他們清楚扎鐵業的工作情況，也明白工潮需要更多人加入，才想出來的。對於被媒體抹黑，他們都有考慮到這點，所以他們會避免在媒體訪問中講粗口，以在大眾面前建立正面形象，有時又會主動叫我

⁴ 「請煙」是工友間的術語，為了表示對對方友善，某一方便會拿出一包煙，在煙包口倒出數支，遞向另一方，請他抽一支，以示大家是朋友。

拍下某些事作另一種(抗衡式)報導。」

維：「現在事情如此『過癮』，其實是職工盟與工友合作所得出的效果，少了任何一方的參與，結果也不一樣。其實工友說的都有理據，例如片中有一位工友(回應傳媒報導他們堵塞交通時)說：『我哋唔好意思阻到大家，但哪有任何一次示威遊行阻唔到大家呢？』他們知道傳媒對他們的報導是不公平的，也能說出資本家的壟斷。而傳媒對工潮的報導後來『轉左軟』，變成同情工人。這可能是因為他們長時期的罷工，『手停就口停』，這點很容易理解。」

策略源自生活

李：「那句口號『擔得起條鐵，擔唔起頭家』是不是他們想出來的策略？」

彩：「我們(在學術)所說的『策略』，對他們來說只是很生活化的解決事情或即時的應對方法，並非用理論來理解的。」

張：「即是老師所說的 tactics(戰術)吧！」

彩：「是的。另外，事實往往有好與壞的一面，我覺得美化這事都是應該的。雖然不應該過份褒揚基層，但當整個社會的 context (脈絡) 下不斷在剝削工人時，(工潮中、工人的) 好的一面，就應該多給呈現出來。這可能是與聽了很多他們不同的故事有關，因此總希望把事情美的一面呈現和宣揚出去。」

後記

彩鳳和維怡都使用了錄像，分別從攝和剪兩個不同位置介入了社會運動，呈現了她們相信的事實，關懷工人和紀錄工潮發展，而且堅持了相當時日。她們很希望招募更多人手，跟進扎鐵工人的日常生活紀錄，如果您有興趣實踐文化研究的理念，用攝錄影響社會，可以電郵至 choifung88@yahoo.com.hk 與彩鳳聯絡。